

闲说酒事

□和风

我一直很纳闷,为何嗜好老酒这一口的酒徒,常把喝酒说成“吃老酒”,而不是“喝老酒”。作为可以食用的液体,一般都是喝的,如“喝肉汤、喝饮料”,唯独酒是吃的。直到最近,才有自己的新解:大概在爱酒者心目中,喝酒像吃饭一样平常,无酒不成席,无酒不成欢,所以说出了“吃老酒去”的话。

对酒徒们来说,没有酒吃,像丢了魂一样蔫蔫的提不起精神,而猛然听到朋友喊他一声“吃老酒去”,立即精神抖擞,脸像春风荡漾的湖水一样,绽起笑容。酒桌上,三杯两盏老酒下肚,筋骨舒展,血液奔腾,话语倾泻……用奉化沿海一带捕鱼为生的酒徒们的话来形容:“味道万真好。”“万真”是奉化人使用频率甚高的一个词,我的理解是成千上万的好,而且还是真正的好。

冬天来临,腊月的风呼啦啦的吹出凛冽的寒意,人冻得刮刮抖,喝碗热汤热茶,可以驱寒暖胃。若是把黄酒烫热,取一条被西北风吹得硬邦邦的鳗鲞,滚水蒸熟,备一盘苔条花生米、一盘生冷蛎黄,那可是寒冬的福利。开吃时,把热腾腾的鳗鲞用手掰开,撕成小条,放入嘴中有滋有味地咀嚼,然后吃一口热酒,啧啧嘴,回味无穷。如果半斤烫热的酒下肚,身体产生热量,夹几只冷蛎黄,能压住勃勃上升的酒劲。宁波人有句口头禅“热老酒要过冷蛎黄”,此物乃酒徒们羡慕的极品。苔条花生米是酒桌上的花色,是荤腥多吃后的小品,往嘴里丢几颗花生米,细细地慢嚼,也常成为与老友对酌、闲聊的衬托。

对于酒徒们的吃酒之说,我觉得它还包含缓慢、绵长之意。酒如果是喝,岂不是像喝矿泉水、饮料一样缺少品味的过程,聊无情趣。吃,有持续长久地沉浸其中的意思。小孩子家里吃饭,长辈们必定会说“慢慢吃”,这是结合现实生活之说。咕噜咕噜地喝酒,吃相难看又容易烂醉如泥。所以酒要像吃饭一样小口小口的,才能够找到微醺的感觉。这好像是我们上茶馆,不是因为口渴,而是去坐茶馆,放慢节奏谈天说地。还有去浴室,也不仅仅是洗个澡那样简单。一般来说,家里洗澡叫冲澡,“冲”这个字眼会使人联想到迫不及待之意。去浴室,多半是奔“泡澡”这个主题的,人像泡泡菜一样,整个身体全方位无死角地浸泡在热水中,时间长,慢慢地泡。酒,也需要慢慢地吃。慢慢地吃,醉意慢慢地消失,一般就不太会醉,也会吃出情趣。

寒冬腊月,吃老酒的时节又到了,辞旧酒、迎新酒、跨年酒,都是由头。冬天的露天夜宵排档虽然不再被吃酒人所热衷,但那些具备简陋包厢性质的夜宵排档,依然食客盈门,生意红火。譬如有一家夜宵排档,虽然包厢寒惨,但灯火通明,空调的暖气开得呼呼地响,到了晚上十点一过,人声嘈杂,盛况空前好像都饿着肚子专等这一餐酒。毛蚶、蛎黄、蟹脚、鳊糊、熨菜、橡皮鱼干等适宜过酒的宁波菜,十分受酒徒们的追捧。当然,若是东钱湖老乡晒的鲞鱼干,自然更讨吃酒者欢颜了。

我这人平日爱酒,每临觥筹交错、推杯换盏之时,和亲朋、挚友、同侪同坐一桌言欢意畅,喜欢得不得了。若现场有人说一些搞笑的段子,更是胃口大开。大家一旦进入烈火烹油、烟味熏染的夜宵排档,势必会有一场谁也无法控制的酩酊大醉。别看男女酒徒们起先文质彬彬、脉脉含情,但酒过三巡、菜过五味,气氛就变得十分热烈。男的豪迈、女的大方,男的会借酒劲抚今追昔,介绍自己当年是如何英俊挺拔,被女生追求;女的往往抿嘴不语,以妩媚的笑容和纤细素手,恭敬地给若干自我标榜的“优质男士”敬酒。女人的温柔驾驭,犹如一把不见血的刀,那些喜欢表现的男生纷纷被灌醉。但是,若是酒桌上有一位女士醉了,必有几位男士争先恐后地扮作彬彬有礼的小书童,盛汤、倒茶,忙得不亦乐乎。

夜宵排档上,最怕的是“武醉”。“武醉”的酒徒自带吵架的硝烟味。我有一友人,酒量也在一瓶解百纳红酒之上,但他的爽直使他逢酒必醉。大醉的前奏是大放厥词,最后变成谁也劝不住的动手动脚或骂人。如果酒桌上有位朋友劝他别吃了,他的双眼就露出挑衅的神色,嗔怒“你看不起我”。若偷偷地给他的酒杯添点饮料,一旦被他发现,拍桌、摔杯,口吐唾沫地说:“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东西?还动手脚!”如果再有位朋友说句“你每次都吃醉,我们都是为你好”的话,他就吹胡子瞪眼,把朋友骂得昏天黑地。但如果过几天打电话去问他酒桌上的表现,他却失口否认,哈哈大笑,说我怎么可能会做这种糗事?

当然还有“文醉”的,趴在桌上淌着口水猪一样酣睡。有一年冬天,夜来雨疏风骤,一起吃酒的一位仁兄喝多了,就趴在桌角鼾声四起。酒席散后,他依然在享受美好的梦。问他家的详细地址,他都说不清楚。这位仁兄长得白白胖胖,体重达185斤,我和朋友以搬运柴油桶的惊人毅力,架着他塞进出租车。再一次问他家的地址,他依然毫无反应。我们只得联系他的妻子,大嫂好、大嫂好地讨好献殷勤,才获悉他家哪幢、哪楼、哪室的详情。当我们以一百多元的车资和高难度的动作,又抬又背气喘吁吁地把他架入家门时,还被仁兄的妻子责怪“你们又害了他”,我们只有落荒而逃。

我到夜宵排档吃酒可谓历史悠久。平民化、烟火味、随意性和它的价廉物美,使我情有独钟。但我在夜宵排档也有过种种“不良记录”,发生过人事不省的大醉,遭遇过记忆断片、胳膊跌伤的事情等。一场浓睡不消残酒之后,发誓以后不去夜宵排档吃酒,去的话也要少吃。然而余音还在绕梁,一听到朋友呼我去夜宵排档吃酒,又蠢蠢欲动。到了夜宵排档的酒桌上,说好只吃一杯,谁知吃了一杯,又要吃第二杯,一旦到了酒酣耳热之际,发过的誓早就抛到九霄云外。我想,不少酒徒大概都有类似言而无信的不光彩举动。

其实,约束自己少吃酒,还是年龄。退休三年多后,我去夜宵排档的次数锐减,而且没有吃到下半夜的记录,也没发生过酩酊大醉回不了家的事。

不过几个朋友围在一起吃酒,的确是桩美事,交流感情、传递信息,闲聊的多是健身的话题,其他的都是浮云。近一次吃酒,是一个寒风凛冽的晚上,朋友约我去一家叫作“老太婆”的夜宵排档吃酒。排档虽名曰“老太婆”,但根本没有老太婆的服务员,多是年轻小伙和姑娘忙前忙后为客人递酒送菜。那晚我们喝的是红万寿白糯米酒,打上几枚鸡蛋,倒入玻璃杯,如同一杯热气袅袅的牛奶,看着也养眼。当冰冷的手颤悸着捧起酒杯时,有一种回归温暖之窝的感觉。吃一口,满嘴是醇厚、微甜和清香的感觉,几口下肚,身子就暖和得回魂一样起了精神。

我觉得,吃酒只要不过量,对身心还是有好处的。吃酒还能看出人品,有些人吃酒时,恶浊、尖酸,对服务员颐指气使、指手画脚,好像自己来吃酒是对人家莫大的恩赐。也有的人吃酒时说话疾言厉色甚至玩世不恭,好像世界亏待了他。也有些人吃酒时,跷着兰花指自许清高,鄙视庸俗。当然,在我不少的朋友中,吃酒时都能保持淡定、幽默和诙谐。

夜宵排档,吃酒的多是平民百姓,也是接触社会的一个视窗。各种各样的人,各种各样的生活,都会让有心的酒客看在眼里,然后留下回味的印记。

投稿 E-mail: jz@cmb.com.cn

